



大家小絮

## 熏陶

张克澄

清华园里故事多。

黄克智今年九十了。在纪念会上，黄先生回顾了自己的一生：能有今天的成就，主要得益于一路走来的众人扶持和贤内助的鼎力相助。此话实不虚也。

黄克智事业有成，身体健康，家庭幸福，夫妻恩爱，儿女出息。出息的标准因人而异，上美国名校只是其中之一吧，但三孩先后考上美国名校，又不忘祖国，也是佳话。姐姐麻省理工，弟弟哈佛，老三更上层楼，同时收到哈佛、麻省理工及其他名校的录取通知书，他对哥哥姐姐说，你们一个哈佛，一个麻省理工，我要换个新的学校感受感受，去了斯坦福。

大家会问黄克智，你们是怎么培养孩子的？

每次，黄克智都会指着夫人陈佩英说，你问她，我们家她做主。而陈佩英总是笑而不答。众人一再追问，黄克智便

会讲起看似与教育无关的往事。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陈佩英从杭州来北京投奔哥哥陈耀松报考大学，陈耀松正在清华读研究生，师从母亲陆士嘉，与父亲的研究生黄克智同居一室。陈耀松对妹妹来北京貌似不热心，倒是室友一眼就喜欢上了美丽又大方的陈妹妹，不仅接待她，还自告奋勇地帮她补习功课，两人在哥哥的眼皮底下偷偷交往起来。为了不让哥哥看出端倪，每当陈佩英电话打到宿舍找黄克智，如果是哥哥接听，就立即挂断；弄得陈耀松一头雾水，而同室的黄克智却从来没遇到过这种怪事，时间一长陈耀松渐渐觉出其中的味道，此后便难得糊涂。

陈佩英在黄克智的帮助下如愿考上清华，两人确定了恋爱关系，毕业后，过上了甜蜜的小日子。某天，见黄克智愁眉苦脸，便问他何事烦心，原来是接到家信，父亲丢了工作，家里生活无着想到北京来

投奔他，可又担心陈佩英不愿意。陈佩英一听，这是什么话，哪有不让父母投奔儿子的？来吧！黄克智见陈佩英大度，心中巨石顿时落地。

接站时，从火车上下来“一支队伍”，一共八人：黄克智的父亲、母亲和外婆，两个妹妹，一个弟弟，一个侄儿，最令人想不到的是，还有婶婶！原来叔叔已经去世，婶婶没有孩子，按过去的惯例随夫家。一大家子人齐刷刷地来到了北京。陈佩英被这支队伍吓呆了，好一时才反应过来。安顿完毕，冷静一想，这也是没办法，但凡有路谁也不会走这条，既来之则安之吧。

自此，黄克智的工资全部补贴给父母一家，自己的小家庭则靠陈佩英一人的工资苦苦支撑。随着孩子陆续报到，经济上捉襟见肘，任凭陈佩英精打细算，总有摆布不开的时候。这时候条件比较好的娘家就出面给陈佩英一些支持。陈佩英

的克己复礼得到了黄家和娘家上上下下的称赞和敬重。

陈佩英大气、宽容，给大家庭带来了欢乐与和气，黄克智的勤勉、上进又给三个弟弟妹妹做出了榜样，在哥哥嫂嫂的影响下，三个弟弟妹妹全都上了大学，黄克智的三个孩子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长辈的言传身教给了他们最好的营养。

说到勤勉，陈佩英在纪念会上介绍，黄克智每天早上4点起床看书，6点去打网球，雷打不动，几十年如一日，听者唏嘘不已，自叹不如；黄家长子黄永刚接过母亲的话说，他学习父亲，每天早上3点起床读书，闻者更是惊叹不已，肃然起敬。

今年3月份，黄永刚当选为美国工程院院士，父子两院士同为力学界国际知名专家，在业内传为美谈。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想有好儿女，先做好父母。信哉！

无独有偶，清华前副校长解沛基结婚成家的时候也是一大家子家累，除了父母外，也是婶婶、弟弟和外甥女。解沛基夫人左世斌坦然地接受了。外甥女是姐姐的孩子，姐夫是国民党空军军官，抗战时牺牲了，留下遗腹子，为了方便姐姐再成家，解沛基接过烈士的孩子抚养。弟弟曾过继给叔叔，叔叔不在了，弟弟生活不能自理，婶婶和弟弟都来到了解沛

基身旁。其实在这六人中最让解沛基操心的是弟弟，17岁他双腿开始感到不舒服，渐渐行走不便，解沛基一到休息日就用自行车推着他到处求医问药，几乎把北京城跑遍了，最终还是没能治好，腿肌萎缩，瘫在床上。

经济紧张一直困扰着这个大家庭。左世斌是医生，能治人却不善治物，一到月尾就常常揭不开锅了。弟弟虽然残疾，但头脑精明，他觉得自己能胜任管家一职。解沛基很开明，尊重他的提议，让他先试一个月，结果到月尾时全家有饭吃。就这样，夫妇俩的工资全交给他，由他统一开支。左阿姨说，我自己要用两块钱还得和他要，虽说有时感到委屈，但全家的肚子远比面子重要，也就想开了。

解沛基两个儿子在这样的家庭成长，非常重亲情。在美国留学成家后事业有成，经济宽裕了，希望父母来美国长住。可是解沛基夫妇放不下弟弟，担心保姆不能很好地照顾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夫妻俩从来没有同时去过美国，总是留一个在家照顾；这样的照顾从17岁那年开始延续了整整七十年，直到给他送了终。

大儿子解明明考虑到家里的实际情况，决心回中国开公司，方便照顾家。现在解明明的公司开得风生水起，实在是家里的“风水”好。

小儿子解强也不遑多让，

说服妻子儿女，放弃世界第二大药厂的高薪，孤身回北京在六环外找了家公司，拿着比美国少得可怜的工资，为的是每周末回清华看望父母并为九十高龄余年不多的父亲亲手洗个澡！

有这样的好兄弟，好嫂子就有这样的好儿子，一代一代，代代相传！

赵访熊的儿子赵南元（小名嘟嘟）在父亲去世后，在母亲房间摆了张行军床，搬来和母亲王繁同住，谢绝清华大学的返聘教授邀请，决心退休后主要照顾母亲的饮食起居，阅读那些想读以前没时间读的书，母子俩过起简单而充实的生活。

熟悉赵南元的人谁也想不到他竟是这般孝顺。幼时的赵南元在清华园里是个多么淘气的孩子啊。下河摸鱼，上树掏鸟，没有他去不了的地方，为此赵访熊夫妇没少嘱咐他注意安全。有一次，赵南元爬上树梢，看得旁人胆战心惊，赶紧跑去报告赵访熊。“赵先生、赵先生，你们家嘟嘟爬到树梢上去了！”赵访熊并不惊讶，小声嘱咐来人：“你们别大声叫，他一会儿自己会下来。”

这就是赵访熊，了解自己的儿子，信任自己的儿子，相信他能掌握好分寸。

在王繁生前的最后一段时光，我每次回国都要前去看望她，免不了问起她的饮食起居，赵南元都如数家珍，向我详细

介绍这几天她吃的什么，吃了多少，晚上起几次夜等等，细心到无以复加，王繁则坐在一旁安详地看着儿子，笑眯眯地，眼中全是知足。我对赵南元说，你妈有你这么个儿子，一定长寿。

再平凡不过的一个夜晚，王繁要起夜，赵南元扶她起床，回来后老人说背上痒，让赵南元给她挠挠，挠完之后王繁说真舒服，谢谢，就睡去了。这一睡就再也没醒来。享年96岁。

赵南元很欣慰，母亲走时说的最后五个字是：真舒服，谢谢！母亲安详地离去，没有遗憾。

章名涛也有这样的儿子，老二章扬恕退休后搬来和母亲姜涓长同住，老太太每天按时吃药、按摩、晒太阳、看电视、读报都是他安排，饮食起居很有规律，喝的水、洗脸洗脚的水，都是他试过才端给母亲；万一遇到自己有事需要出门，打电话让媳妇来接班，家里万万是不可断人的。姜涓长最后活到97岁，无疾而终。

这样的人，这样的事清华园里还有很多很多。

1962年梁思成在林徽因去世七年后，迎娶了和女儿梁再冰同龄的林洙，遭到儿女的强烈反对；清华园和学术界同仁一片质疑声，很多人认为林洙是冲着梁思成的钱和地位去的。

关于钱，林洙觉得不可思议，结婚时思成只有一千元存款。对于这个说法，梁再冰倒是说了一句公道话，我爸爸哪有钱？他的钱都买古籍和珍品了。可当时有几个人听得进去？

林徽因的母亲一直跟随她在梁家生活，是梁家基本成员。梁思成再婚时，梁再冰担心外婆会受到林洙的慢待提出要把外婆接走，可外婆不走，外婆说，我哪也不去，林洙对我挺好。

是呀，文化大革命中，梁思成被当成资产阶级教授典型代表被扣上了“反动学术权威”帽子，工资停发了，全家五口人靠林洙每月五十余元生活，这时的外婆还维持每天半斤肉的生活水平，一直到老。

梁思成病重，林洙既要照顾病人又要照顾外婆，还有两个半大孩子；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一个妇道人家，承受的精神压力和生活压力可想而知。若说她当初嫁给梁思成是冲着他的地位去的，这时的梁太太连个普通的主妇都不如。

1972年初，梁思成病逝，林洙没有把这个消息告诉外婆，怕她承受不了。外婆久不见思成，问起，思成去哪儿了？林洙强压内心的悲痛说他出差了，在外面带学生搞研究，一时回不来。外婆似乎明白，从此不再问。梁思成去世后，外婆仍活了几年，林洙一如既往照顾她，为她养老送终，没有辜负

老人家“我哪也不去，林洙对我挺好”的判断。

一个人能有始有终就是难得的好人。

清华100周年时，回来很多老子弟，熊庆来的公子熊秉群看见林洙主动上前打招呼，向她表示敬意，林洙并不知他是何人，客气地应对着。下来后熊公子告诉我，有一次名人展览，林洙将梁思成和林徽因的作品事迹整理得清清楚楚交给主办方，其中关于她自己的情况一个字都没有，连一张小照都没出现，这种分寸和低调让人肃然起敬。

粉碎“四人帮”后，林洙把全部精力放在整理梁思成、林徽因的手稿上；资料不全的，她去查阅、考证，有时为一份资料甚至到古迹实地去考察取证，十分不易。相继出了几本书，署名皆是梁思成。没有林洙的默默奉献，梁思成后来的这几本专著不会这么容易出版。独居几十年，林洙将自己和梁家的情感写成了一本《梁思成、林徽因和我》，深受读者喜爱。

行胜于言。

几十年的行动证明，林洙和梁思成的婚姻不是为了钱和地位，她是梁思成生命后期的寄托和依靠，实实在在。

清华园里人才辈出。

这里不仅传播高端的科学技术，也传承中华文化。■